

科普  
小品

## 刀鱼 不是凤尾鱼

◎达少华

近日,友人给我出了一个题目,说刀鱼无子,也不见产卵,而凤尾鱼多子,是否刀鱼就是凤尾鱼的雄鱼?小的凤尾鱼是否就是小刀鱼?也就是说,凤尾鱼是否就是刀鱼?

翻翻资料,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已存在。1961年出版的一部《脊椎动物学》教科书上写着:“鲚鱼,又叫凤尾鱼、刀鱼、河刀鱼”。这里的鲚鱼是刀鱼的学名,也称刀鲚。就是说,刀鱼就是凤尾鱼。1963年出版的《脊椎动物分类学》一书中也明确地写着“鲚鱼或称刀鱼、凤尾鱼”。说明民间传承的“凤尾鱼就是刀鱼”的说法是有根据的,而且是比较权威的专业根据。

从外形看,刀鱼和凤尾鱼非常相似,名称也如出一辙。南通旧方志中记载两者的名称也十分相似,清康熙《通州志》记载刀鱼为刀鲚,说凤尾鱼为“子鲚”,这个名称将两者的关系衬托得非常清楚。但要找正确的答案,可能却不是这么简单。

两种鱼外形相似,但大小相差很大。据《南通市野生动物资源及其保护》(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)一书记载,南通近海有“刀不过斤,凤不足两”的民谚,就是说刀鱼最大的将近一市斤,而凤尾鱼最大的还不到一两,两者体型相差10倍。自然界中野生动物雌雄个体体型相差很大是有可能的,但个例也是很少的。刀鱼和凤尾鱼不存在这种雌雄异形现象。不能因为名称中都有个“鲚”字而将其混为一谈。

其次是汛期。刀鱼的汛期是每年的3—5月份,鱼汛的旺发期仅二十多天,过了这段时间,捕到的刀鱼都是无卵的了。而凤尾鱼的汛期是立夏至大暑期间,也就是6月前后,因此基本不在同一个时间段,刀鱼的雄鱼与凤尾鱼的雌性不可能有所交集。

关于产卵场,据《上海渔业志》记载,刀鱼“是溯河性鱼类,平时生活在近海,2月中旬开始,亲鱼陆续由海向河口进行生殖洄游,到长江中下游支流或湖泊产卵。3—4月在游经长江口南支时形成过路鱼汛”,而凤尾鱼“是短距离河口洄游性鱼类,越冬场在长江口海区西部,每年3月上旬开始向长江产卵场作产卵洄游。主要产卵场在浏河口外至白茆一带主航道北侧,一般在缓流中产卵,产卵期为6月中旬前后”。可以看出这两种鱼的产卵场以及产卵时间也是截然不同的,相差好长时间。

从现代分类学来看,它们同属鲱科,却不同种。刀鱼的学名是长颌鲚,而凤尾鱼的学名是短颌鲚。因此,刀鱼和凤尾鱼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鱼种。



雍容

◎任惠均

## 思念姥姥

◎范慧琴

《秋园》的作者杨本芬说:“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,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,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。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?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?”我也想这样记下我的姥姥。

姥爷很早因胃癌离世,留下姥姥和五个孩子。大舅、妈妈和姨妈先后成家了,二舅考去西安上大学,小舅中途辍学,跟着大舅到县锻造厂做临时工,每半个月才能回家休息一两天。从我记事起,姥姥就独自守着偌大的院子。

家里的开支虽然有大舅力所能及帮衬着,面临二舅上学,小舅要成家,为了减轻大舅的负担,姥姥想尽办法地努力着,养猪、种地膜洋芋,连秋收摘来的梨也拿去卖钱。

姥姥精打细算,家里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紧张。她还种了很多菜,养了很多鸡,大白菜卖给地头的菜贩子,剩下的菜帮子切碎了喂鸡。那时候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端着竹篮子跟姥姥一起去鸡窝捡鸡蛋。

除了庄稼和家禽,姥姥心里全是她的孩子们,闲不住的她一忙完农活又奔波在几个孩子之间。萝卜洗干净削去两头,青菜剪去泥根用

塑料绳绑成小捆,摘上桃子、西红柿,烙上热乎乎的饼子,先送去大舅家,再提着来我家。

多难带的东西,她都能想尽办法带给我们吃。有一次,年迈的姥姥拎着两个大包来我家,有一包全是我拳头大小的报纸团,妈妈拆了很久,拆出来一筐鸡蛋,姥姥提了二十几里路,竟然没有一个破的。

姥姥一生操持着整个家,不管再难都自己扛,谁遇到困难,她都尽力去帮。她爬上梯子去房檐上取东西,不小心摔下来,摔断了肩胛骨;出院后,她执意不让任何人陪护,让二舅在紧挨着床边的衣柜门把上拴了一根绳子,用它拽着起身。

我读高中的时候,父母因生计去格尔木做生意,她又来我家起早贪黑照顾我们姐弟;我毕业找工作,她也跟着着急上火,跑去庙里为我烧香拜佛;我怀孕的时候,她特意做了千层底布鞋给我穿;我生孩子的时候,她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坐在产房门口等我出来。

那年她七十七岁,大舅和小舅家同时盖新房,她在两个院子之间来回为工人们烧水做饭。过年我去看她,她高兴地带我参观新房,太阳照进走廊里,暖暖的,盆栽都开花了。她走在前面,左手扶着楼梯的

扶手,右手扶着右腿的膝盖一步一个台阶往上挪着,跟在后面的我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。

闲不住的姥姥依然包了各种馅儿的包子,荤油的、萝卜肉的、韭菜鸡蛋的;她知道我爱吃荤油馅儿的,把仅剩的一些全带给我了,那是我最后一次吃她做的包子。

没几个月,姥姥因冠心病发作突然离开了我们。直到走的前一天,她都没给家人添任何麻烦;像有感知一样洗完澡并收拾好了自己的一切。

饭桌上一盘酸菜终于让茶饭不思的我有了一点食欲,伸手准备去夹,大舅妈说:“妈腌的酸菜色香味俱全,没人能赶得上。”我再也忍不住泪水,放下碗筷趴在桌上开始号啕大哭。

整理遗物时,姥姥的柜子里有二十几双鞋码不一的黑色胶底布鞋,我们人手一双,那也是姥姥做给我的最后一双布鞋,至今还保留在我的鞋柜里。

院子中心,五颜六色的菊花随风摆动着,也像是在和我们说再见,那是姥姥种给家里的最后一个“花园”。

如今,姥姥已离开我们七年了,写到这里,我早已泪流满面,愿今夜的风能带去我无尽的思念。

玉兰  
一瓣

## 闲事

◎洪颜

自从部门来了一个新主管,大李经常早上五六点就接到电话,新主管是个工作狂,项目细节要求极高,部门所有人看到主管仿佛老鼠见了猫。好多次大李鞋都顾不上穿就往公司狂奔。因为习惯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开机处于工作状态,也经常打电话忘记了工作时间,有一日,她狂打秘书小张的电话,发现久久都无人接听,再一看时间,原来已经半夜十二点了。

同事小王凌晨接到父亲电话,说母亲突然急病被送进了医院,只是还没到上班时间,急诊人手也不够,只能做简单处理。小王连忙打了同学小江的电话,小江是医院的主任医

师,接到电话后跟值班护士交代了细节,又在半小时内赶到了医院。

事情原本没那么复杂,但一周之后的饭局上众人发现这两通电话背后另有枝节。

大李是个女汉子,因做事责任感极强颇受主管赏识,她的秘书小张是男性,经常在八小时以外接到女上司电话,惹起了小张太太的不悦。大李嗓门儿高,小张太太基本上能听到她打给小张电话的全部内容,全都是公事。尽管小张近些年的勤勉让家庭收入小有增长,小张太太心中仍是不悦,又无处发泄,经常拿家庭琐事与小张吵架撒气。小王跟小江是高中同学的同时,跟小

江的太太丽丽也是同学加闺蜜,但是自从那次凌晨的电话以后,丽丽跟小王忽然生分了,聚会时说话也阴阳怪气。后来,小王才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,丽丽觉得那日小王应该先打丽丽的电话,由丽丽再转给小江才对。小王听完啼笑皆非,自己遇到事儿本来就急死了,又不是不认识且都是同学,谁不认识谁啊。

因为电话和微信生出的闲事一直没有停过,除去因为无聊的故意,大多是信任危机,有危机感的原因之一也是不自信,且越是闲的人越是会没事找事。学过情绪管理的人已经不用跟另一半吵架拌嘴来刷存在感,他们知道提高自我比啥都管用。

芬芳  
一叶